靜勷齋遺文

靜歗齋遺文卷一目錄

靜歗齋遺文卷一

西吳董斯張遐周著

送心广上人奉經之峨眉山序

蜀有心广大師者至我湖結菴霞霧山之陽苦雲食木謝絶塵事宵晝經誦無間寒暑右手燃三指供佛日刺指間血寫華嚴經四部迄數年乃成今庚戌正月携所寫經西入峨眉山而吾鄉士大夫多送之送師者曰師之行苦而功竟其來也有所緣其去也有所成此夫以肉眼覩師者也佛性以無着爲宗不關

意識了悟一朝文字俱贅經可無立何況書寫又況斷截支骸受諸苦緣妄圖福報在佛法中廣大圓通不着人我則佛經非佛即是我性我體非我即是佛相于我何愛于佛何憎而捨此之所憎就彼之所愛我佛慈悲見此等血肉狼藉流染筆楮必且爲之蹙額皺眉咨嗟而不樂矣而俗之愚訾者都以此爲大功德尤而効焉剜指者非一人寫經者非一家則倡始在我其爲大不慈大不悲大罪大業可知也天下萬世之人倘有慈悲者覩之將掩卷而不忍讀束之

高閣而不忍視佛法不幾爲我壅哉又諸經五千四十八卷皆如來所說諸賢聖所授無上妙理所藏筆札之間此收彼漏若收者爲功則漏者爲業若盡經筆札則分支析體窮日累年猶不足供萬分之一而師何以寫爲且師但寫其一耳又何以輒去師之意葢現其不住之身以爲天下萬世覺也今夫真體如如不落能所此相纔住即爲妄根故曰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如指不住手血不住肉至于佛不住法法不住心種種因緣亦復如是非悟無以得經

之體非經無以開悟之鑰非無身無以見身之眞非幻身無以立無身之解無相非法則觀世音之八萬四千母陀羅臂不爲增減相是法則法王子之委身餓虎不爲損總之無所住故即師俄而蜀俄而吳俄而結菴俄而擔笈在蜀不住於蜀在吳不住於吳經之未去彼土故非無佛故非無經經之旣去此土故自有經故自有佛以不住之相還不動之神血肉形骸及諸經典都非我有乃至性地靈光不隨物去此師之現身說法以普覺斯民也歟染血而書成經而

去使世俗之子因敬生悟夙罪消滅其稍具慧根者
覩此而恍然思曰我血有盡佛經無盡即佛經有盡
我性無盡于是剪滅諸相直證本來玄悟旣啟津梁
盡撤則吾師滅度衆生性光普炤其功德有不可思
議者矣師令携經之峨眉峨眉故圓澤舊遊也其託
生南浦化爲牧童叩角而歌有此身雖異性長存之
句夫惟不住是以長存一有執着究竟消毀師于此
作一轉解可乎余家故近霞霧山夙與往還談義竟
日毎賞其神識湛然辨才無礙于玆行也請余爲别

師亦不言其所以而余意其胸中必作如是觀且恐
世人相率目之曰苦行僧而索師於形相閒也故爲
此言以送之

奉壽少保相公六袠叙 代

萬曆庚申吾宗今少保相公以南小宗伯首膺 顯皇帝簡在 貞皇帝奉 治命大行人趣召公公疏辭弗獲 今上御天召益敦始北北其馬時東事棘慨然以澄虜氛爲已任江南士大夫宦北者咸遣其幣帑歸公獨携家人俱 上鑒公忠甚嘉之公耻深郊壘義不以蠢爾遺君父夙籌而宵惟神燋而顏黎不浹歲章屢上指畫戰守機至悉其剖軍中弊習欲一新以極重之勢返之竟來媚者噂喈游及公度一天

聽可回而六府定局不難簽存縣官藉力爭無可如
何卽袖手觀事去何以酬在公之素抗疏以疾請
上廹畱之請兪力乃予告馳傳還晉秩三孤錫蟒服
鎰幣甚渥　敕有司月起居疾少間撫按臣其上聞
今甲子三月公弧辰六十矣凡公門生故吏及諸薦
紳姻婭慮無不人壽公亦無不人以其言嘗公意者
或曰司空作斯少保述斯棣也三珠公維仲之居南
渡彈丸相靡足論焉明膴仕之纍纍而秉玉鉉者維
公闕厥先公茲壽哉或曰徃公嗣艱粵請乎高禖良

弼求茲燕瑞偕臻曰維嵏而璋曰維震而亨椒聊後
蕃天衍公德馨且明公茲壽哉閔君者公內弟也謂
野哉客言孰爲醴源伐閱曼云公竭忠報　三帝寔
富貴而毗孫子辛壬癸甲之弗視云云者皆非其所
以曰任先覺恧一夫之不獲謠諑孔皆我志不回醫
無悶之未寧而寢食徨徨畢抒丹誠可以格鬼神對
宗祊僕維其媚敬爲公觴其不佞僾然而起曰君言
媚矣可壽公未足以盡公蓋其不佞睹方今始識
亂皇帝之知公者甚篤而簡公以收國家靈長之福

者甚大此何以稱哉丙辰歲公攝春官篆於南薾慎
尚羈熙熙恬恬屬黠夷利瑪竇者自言大西洋人率
其徒數十從廣州而二都能作眩洞律歷盜先聖緒
論以傅邪說尊彼法曰天主纓綾者多從之遊盤據
綿歲部署漸衍公昌言此奸虜不可容置京師急驅
之部廷其言持不可公再疏如遣還蓋逾二歲而遂
左匪茹之禍作籍當時黠夷尚酉伏戎疇窺其爲虜
諜害寧十百劉保輩哉故棊謂公驅夷兩疏直姬氏
思兼之亞方之先士議徒戎蔑如也而議者猶惜公

易所稱納牖撝謙者如有憾藉公在位時匪干將之銛抵築奏膚鮮不中桑林者嗟乎此又昧時變者言也避肘腋宸衛勢無能且夕綏公第雍容列議誰譙公而直有焉不少辭寧第博一任事名哉言兵無老氏若其言曰果而勿伐夫言勿伐足矣然必先之以果果則任之義也又曰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不得已者任以不任而恬淡者不任之任也子淵氏以無伐無施自許而爲邪〻一問不容不七十二子先鞠躬之指嚇百世群然相誘以俗成虜猝起東鄙食和

戎利者六十年許郎言人人殊大要有議無任大臣少有請廷組者公謂當前惟東事第一患司馬不與將習將不與士習耳不與目習何敉寧之足致傾所蓄募奇材劒客以從郎宫府之局不一旦驟更肘掣未恭鮮臻大效而百年來寒蟬處錞之習自公而廓焉振之識不識皆曰有相焉若公忠者哉於是而介士始有其君且有相焉若公任者哉於是而介士有其君復不敢有其身以泰越其君公之以赤心感以浩然之氣倡迨今介胄稍自勵若毛若王輩不敢以

全軀保妻子之說埋雄人烈士之膽效章章較著然則公以憂先天下實公以氣作天下士氣罔灰國脉尚既公晋之　神廟貽之天之所右昭昭哉公潔廉下士之概聞天下不具著著公之大有造于斯世者如此公少不佞某十年神且日王　天子舉視學鴻典考古聖王祖割憲言馳召公入坐而問道以畢厥勳則公之天壽平格壽其躬以壽國家政未有艾也某不佞厠公宗辱公誼深摯郎微閔君請寧無以壽公者于是閔君謝曰不有先生言悠悠者疇知公勲

可以壽矣遂書而歸之

湘煙録叙

湘煙録者余友凌駿甫曁其舅閔子京所輯云始駿甫訪余病中一晤對便推今古獨津津唐次山不置餘子意不甚許可已言子京懷多奇恒揵戶然水沈斯夕讀異書有得輒呼酒相勞排纘之暇間與赤髭者游超搖作物外觀蓋偕駿甫漁弋者數年而此録始成甫閔之沈憂若失犁然當余心哉今夫晴坰繡野夫人之所蹟留而魂靡者也有一境於此危巖捍景幽磵吹雪林翳蕭暎邏委石仄牛羊爲之蹂躪樵

獵者過弗覩而煙霞之士遇之如飫大烹如耳大鏞如拾久遺如寤狂醉故曰非其睫者明去之非其聽者聰謝之非其居者神遁之是編爲卷僅十有六而泠鹽畢臚瑰瑋離奇可以隻字靚千載可以單帙網四部按之有聲拂之有香奇藪怪流此焉津之或亦稚川未覯叔庠罕覿者焉雨君生名閥皆綺年能湛精冶爲文不屑習常言識者以爲波斯木難之流其胸中無奇不經故所述乃爾此書流行假令世有餅人焉遇之而嗜之而再四諷之夫將使雨若之夜哭

出明月平陸朽壞清泉忽波以爲未然借問諸聱叟

唐詩合選序

余嘗怪通眉客從驢背上得句投囊中及暮歸必叠紙足成之此小兒强作解事狀也途謳巷咢暢爲貞聲境如迫魂如赴欲遲之而無待試追之而巳後典會旣邁足成何物奇不可得何有於平情不可得何有於聲氣余苦㕘二十年許覺三百篇遞降而之唐離者十三不離者十七皆是物也以唐人品唐詩篋中河嶽二集獨尊神韻俛得之間氣極玄求聲問格唐士盡骨異端燐起宋詩病大率有二一曰史一曰

悟史則詁鶴林氏詁其史甫不受悟則膚滄浪氏膚其悟青蓮王孟諸家不受若茗然冽泉活火之外了不可着詩之鹺鹽也史也詩之蔬筍也悟也詩話行而唐詩幡豈幡哉楊氏音之高氏聲之于鱗氏刪之鍾譚諸家無論野狐一徑扼無使入三先生為唐諸家殷良若土型就馳驅範調之以火齊運之以如綠劍精馬良型自型馳自馳夫豈有借爲明陽沈先生世授詩以十五鳴浙闈仕不善媚左官黔楚間爲勞者詠幾於小雅善怨取材於唐三家其功令也其三家

未覩之祕先生能就其閒抵之輙命中余昔年以門
壻叅末坐聞先生言詩大指若此故述之又嘉叔夏
魯詹兩君子能纂公志通此書兩君子文業日起稟
其家諳夢稱三百年聲氣猶旦暮遇之也

孫孟樸蘅草序

徉余嘗叙孟樸制義云已孟樸遇數奇輒浪跡山水亦不乏羅綺緣所至輒稱詩始孟樸語我我窮而遊遊即法子爲詩乃當境而盈意及境謝而追之而我詩多所遺憾者何病也曰子殆以待境心爲之也夫神境之接也微乎微乎石火箭鋒擬心參之先主者其物不竅此余少時所涉也歲餘孟樸復來曰我昔人我詩非昔詩也我無窮一題宵宵乎其靡所卽格格乎其若不可擊曰此別作一離境心也萬物偕作

獨距而鑰艮寅之扃鬱爲枯槁子其恬以伺之居無何孟樸忽持一新帙來呼余快讀且狂叫曰我誤矣我乃今知所以德子矣我乃今而知羅綺一山水矣山水一羅綺矣我乃今自吳中還見陳古白氏之書李長蘅氏之樹石皆吾詩矣光境吾無詩吾躡境亦無詩矣乃今知有唐三百年皆非詩矣余深誕其言而無以難之蓋余數年中殊少爲歌詩間有詶倡與孟樸往復爲多吾友姚叔祥長水明眼人也其稱吾孟樸詩何若

河南梁大中丞奏議序

其不佞嘗讀易之巽矣益其體備剛柔不交之會元氣煩欝靡可爲理含生蠢蠢然勿遂其性有行權之大人者出焉執而不隨剛明而善調宣吾君之至仁以示其下使夫盲者目躄者足骨者膚瘠者腴老扶幼提塗謳帝勲遂巡焉不自聲其功猶之風然通天地之否而蘇百物故曰君子以申命行事非精誠遐格道交上下能無疑乎故其爻曰用史巫紛若言尚信也昔者公奭得之以循文王是以翦拜之彝寨君

陳得之以贊成王是以馨香之治感其今日竊三嘆梁公之謀國抑何其深且遠也夫中丞秦璽書開幕府爲一人揚德宣化罔所處格然兵若農各樹其欲以望饜乎上群部吏之賢不肖者象其精覓以內利病與廢環集厥躬亦云艱哉豫州實中央一大都會枕吳楚絡關以西襟帶乎東齊又藩國星列河逕決無常道民不能旦夕備地墝确鮮藝歲輦金緡芻粟食寨上徒見不致後利用厚生咸於撫臣乎董其政視他鎮至繁鉅也公風規道亮淵潋蒿立珪璧以禀

躬玄鑑以酬炤維授鉞以來頹綱畢振謀無遺諝一
以爲赫赫一以爲肅肅介胄忘蟣蝨之歎務襫消寒
暑之慨諸令甲蠲革者徼朝廷德意勿以布先是內
史冊命福藩就國駟亡暇號輿亡暇轂郵傳吏供億
而弃命者亡暇擔庄田之徵逮旁邑中貴人復狂覡
陸梁於其間重以女魃爲厲歲比勿登東國易子爨
骸之餘流離而就食我者且巨億計群不逞之徒諜
暇而起亦允讋標所過守土臣弗能捕　明天子若
曰王其往哉惟民其康乂爰敷予懷載若曰咨民之

不辰予乃瘵鴻雁嗷嗷疇集之虵豕薦食疇戢之公於是仰繩膂漢夙夜匪懈語不家營不私覯斯顛危勿啻躬値始王之滋茲土也鄺無更肆諸鏳奉鈴束惟謹約無轖田閒一粟王聞而賢之天下皆信公之貞級東人之轉徙者且室之且粒之籍以爲震風之㝗屋歌舞載尴若忘其歸天下皆信公之慈當是時在靈寶則礦徒之難作在南陽則流賊之難作傳檄剋定枹鼓罷警天下皆信公之威嗟乎救弊者莫大乎通變茹𣏌者莫大乎榮剛寧民者莫大乎卹鄰乎

政者莫大乎戡亂綏使豫州民不安則藩不得安藩安矣諸流氓不安則豫州民亦不得安則若荆若揚若徐雍諸州之民亦相率不得安然則公之仁豫州也著其仁豫州以仁諸州之民也應方今尊主庇民千里鎖鑰翳誰之功迺公猶几几焉勿是居曰臣愆矣處竭蹶無以對揚休命此非夫巽以行權卽孜南東鄉以還能濟涉繼弟公哉若夫撥事獻辭紀信傳遞則非其奏議不備某不佞庇公宇下受公知甚深公數年中苦心匯盡歷然視記間非阿其所好者也

辱公命不謝不文而爲之序

沈胤培制義叙

謂胤培曰公車言率三䂓變吾不能與速化如之何胤培矍然笑曰南北游心同理同子所稔也何變不變之云乎天乃倚杵洶洶莫終玄覽其故懸照千春經傳心文傳經夫猶是也夫變不變云者皆不足於才者爲之也材不能自見則無我無我則時爲我窒藐古古逝求今今詭亦終其身童牛角馬而已善爲我者善我時我不必有時而時不能不有我周流六虛餔糟啜醨而省何變不變之云往余讀書竹溪偕

胤培童時論說如此胤培逾弱冠刻厲能振其家業

儲俞博鑄俞苦摩揣凉燠無他營其爲文大要才不

溢榘氣不涅識臆所獨建往往有龍興鸞集之致至

手删心斂又如紫騮嘶花踯躅待見黃鍾東序舍子

其誰可稱尊所聞行所知矣胤培今以胄子游南雍

高秋金埒知無留良哉胤培素好行其義他日分虎

稿半席定不爲鹿鹿謔隨者於其行也持余言爲左

契

徐元歎詩小叙

今人議七子後動稱性情詩問渠性是何物罔措矣吾嘗語王亦房識得性情兩字一生吟咏事畢亦房徙吾病且廢恨未獲死心禪悅極文字之原毋下語如觸羅縠今日讀元歎所寄詩真能為性情詩者也或謂法不孤起元歎非台宕不踐非耆宿不參那得無此微言然此亦目論也藉衣緇之士强坐之匡廬雪浪百許日令搦筆措元歎一語可冀哉與公賦古來以為美談吾以此傖父習心未除摹幽繪勝猶拾

人眉眼邊事末路墮漆園煙霧中不能不避元歎一頭地況餘子耶元歎他詩亦無致不起氷泉在山寒吹潛赴讀之善喜者斂善怒者平一唱三歎縛解攖息穆然遠視如見其人無元歎之妙指而欲求元歎之妙絃元歎自此遠矣

沈與仲春秋義引

春陽中秋陰中聖人有聖人之春秋文定有文定之春秋學人有學人之春秋我曹脚跟下一卷春秋塵封霧圍杳不知其何狀强摸崇安面眼揑弓作虵偷光漏壁愈迎而愈不衡况素王玄指何翅須彌極望耶余淙揣此術墨守俗諦未闚一綫比獎研來逾十年似稍見端緒萬一仙參憨老人雙徑閒夜語偶及此經多豎新義退而讀康侯書殊覺換眼深知經不可臆鑿傳不可淺探制義不可輕下語竊自悔其少

作無所逮則深有意乎巽仲之言也巽仲長水名家
子掃除裘馬結習幼而孤能痛自刻勵名闈擷影作
蠹魚主人茗活香斲別無旁嗜時拈一題討一傳精
參苦抑兀兀如黃楊禪妙云傳之誤認坐浮心未盡
耳傳有來脈有接響有本隱而旁現有貌主而位賓
有旁莊而鋒燄有跡收而神縱靡不潰彼中堅折其
歸宿以故發而為文猶函合葢猶燈取影風去雨還
奔機赴節不紊繪青黃成不追琢鐘球鳴寫照入微
清機沁骨巽仲纔弱冠乎所詣故如此矣年運而往

百尺竿頭武端和牧菴而三之又安能爲君量哉此無他巽仲不埋自巳之春秋文定纔有適身之手眼覸沾沾焉拾先秦唾薰百家棋自謂刑書翼藏貞不足滿沈郎一笑耳巽仲爲余友壻外舅庚朏屠先生稱詩豪吳中有水鏡名每對余齊巽仲不置余往時未見其文今乃知屠先生非綺語者憶余客長安適與尊公仲貞氏同試席略披數語便識其磊砢多奇得餐勝齋詩輙不忍竟讀捐鼎寶瓠巽操齊歎天故巽巽仲以昌之石聯先生之緒業雲紛星陳大雅未

史其在君哉而清源而琴川請他日問諸麟水

沈伯任詩小引

伯任生緣吳江少有遠抱落落不口家人產骨不媚所逢少合豔爲童子師輒能異人授徐許之術自謂四百四病應手可去性喜爲詩暇則篝燈微咏往往逼睹家去洞庭不三十里縹緲莫釐之間杖屨數到閩人葛震甫輩多友之一遊鍾陵再遊洛遊騎所經吟鉢欲滿歸僦居吾里尤仲泼氏爲作皐伯通間訪余病持其詩相質波平樹繙雍容之聲宛登我春臺中伯任顧謝弗當曰吾以寄憶但愁不寄耳寄則神

仝神全者乎不字唉不藉盡詩也萬象精明自然詠歌夫詎鏤塵剪花盜形式摹聲氣云詩乎哉吾往時讀孟氏書竊未能會旣曰誦其詩其人焉往而招焉論世爲微言未謝玄契攸託今之世乃叔矣吾詩在七日旣鑿以後伯任詩在七日未鑿以前論其世誦其詩知其人伯任乎其代之素心人也夫

清嘯引

蘇門煙草鸞音入霞肉人都謂代無嘯譜此妄耳商飈下喁呋鶴應之渠非天嘯耶任眞赴機隨奏精契無絃琴詩中畫餘響悠然以音授音勿去已久成公者流多見其不知嘯也余學道以來擯影城市感槩千古獨醉步兵衣侵古苔孤吟水石於嘯理微有所會不謂木生輒得之木生文具在名理紛挐靈氣若舞列子御風晉人揮麈讀未半如捧置集靈臺上飲金銅僊人沆瀣漿僊僊乎欲懸虛而翔余眇不知其

所以廣陵散眞不絕矣木生高自標置鮮從遊所善獨沈胤培氏胤培爲余內兄弱冠能文章風氣奕奕故當不墮青緗者持木生文示余戲謂曰子今日可謝嚮友李郎金蘭簿中更添一瘦居士孫先生應下榻中來爲我曹稱社長耳序淸嘯竟

準提儀軌引

經云十方如來含此呪心轉大法輪且道結壇取證之日眼覰底是呪耳聞底是呪口誦持底是呪正恁麽時畢竟這一點呪心在甚麽處若能當下知歸說甚八萬四千煩惱魔軍生死苦海將釋迦達摩鼻孔一時穿却便見佛母準提王不出當人揚眉瞬目處盧行者云與汝言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僕請爲持準提者一轉語於此薦得纔不負證公婆心激切如或未然急須着眼

題忞公詩

世所稱最出塵者無如浮屠氏而末世學人鮮衣媮食獨周旋世法爲殿最與人語動有所影響依附以矜其儕耦予每謂之曰若輩游諸佛菩薩之門可謂至尊嚴矣猶借區區薦紳爲重耶聞者大噱恨窮居潯上所與遊者甚不廣獨於隣近得一忞公忞公高視闊步霞飛雲上向檇李馮開之吾師朱文寧兩先生爲築菴以居其居去吾潯不十里每從之遊習其人兼諷其所爲詩曰不談貴介筆不流凡近真使人

有超然出世之想若師者可謂眞禪悅也已師將行
遠行予爲刻其詩以傳朱先生序之最詳猶記馮先
生語曰慈公詩清眞孤逈絶無一餕餡氣致如倪元
鎭畫遠水疎林孤雲片石於虚得之矣得之矣

題沈穉弢儷影軒草

世人競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雙井老人論書語余論文亦云詩有聲之文也氣澤無不可假惟骨不容僞似不凡而非者三曰淺之僞清曰薄之僞靈曰窘遝幅之僞精眞觧人則不然靡剿聲靡寫貌如鼓音之初試駃騠之前驟眼無凡習手無凡字其人爲誰曰穉弢穉弢席累葉纓緌能一掃裘馬習祠滯新斂名書畢綜穎抗浪於俗少所諧花石賓友來及山衲與到命詩率清徵之冷冷任荆棘盈壞塵沙漲

天不能着稱撥腕中一點如琴咏云生滅若自我豈我能爲聲又別章云色香俱可聽遂得披幽襟余直賞其骨若名理求之便邈山河持此以往復何境不入耶然余謂稱撥纔二十既具此觧何足礙稱撥者眞須出家學噉餘便太乙下覩了取公車一第然後發爲詩訶縱奪自如清廟乎捬之雞林乎賈之挽元氣於瘦[illegible]圜藝塲而受吏不益卓爾不群哉君家鄉菴先生余畏友也其舉措絕類晉宋間人然亦不以遊贊冠貶讀一句一字聲施到今昔有宰官問徑山

欽師云弟子欲出家得否徑山云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公侯將相之所能為古今迄無異辭余別下一語云巳出家竟稱謏不氷炭此指為詩為文為經世為出世轉境不轉機知禪者其以是語之

静勲齋遺文卷二目録

靜𣶏齋遺文卷二

西吳董斯張遐周著

亡兄幼函傳

蕊不佞有昆也五最伯念次仲培叔𤼵次季奭而幼函實殿之幼函名嗣暐出於庶母齊氏長余僅兩月其于余蒻與嬉長與游也故余習幼函久而詳幼函生三年而先君亡生十年而先大父暨伯念叔𤼵嗣亡少盛容止見者謂之璧人太夫人亦絶憐之每讀書不甚攻苦而耳目覩記略無所遺塾師罷之曰第

五之名何必減伯叔然其資雖岐嶷越人而芒鋭遽
厲舍中兒亡敢忤顏色者太夫人恒爲言以子之材
何慮不鵲起而跳脫自炫豈遐享徵邪故字之曰幼
函十二能文章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嘗讀易至損益
卦喟焉太息曰僕家當全盛時華組蟬聯溫衣美食
諸門生故人挑攻專闒者以百數而忽與禍會身槁
産落吾儕其可復再涎富貴與造物爭功不爲子若
孫謀乎性至孝事母齊一如太夫人齊每疾幼函輒
不食幼函即有疾乎侍齊食未嘗敢不彊飯也齊平

日慕廷業形勝不一屆其地以爲恨遂棄去覺庠入貲爲太學生奉齊遊於南則甲辰秋七月也首夏余入閩是歲冬寓書於余曰吾秋風戒途馬首南向縱轡句曲之野儴佯雙闕之側初入辞雍登降炤爛生徒杞梓信郁郁之盛也游事或暇駕言出遊簇輿奉母日出暮息聊足披寫幽想暢人倫之懽矣每覿六朝陳事如飛塵細雨忽若景滅展轉興慨或至淚下恒欲如向子平逃形名山蕩氛駐年而慈母在堂未終所懷遂絕意章句之學時臨寫古人書法誠有所

感常以紙墨自娛羇旅迍𣆶殆悉此語閩山奇詭相
傳謂棲眞之宅吾弟所見想彼同之吾雖僻性亦名
理所會今適客聞此反爲不喜耳明歲春歸自建業
余亦自閩歸歸而嗚嗚相勞也命座酌醴高談丙夜
時復對客染翰皆瀟灑有致坐中客語及世事輒搖
首皺眉若不可聞然至名義所關無不扼腕發憤奴
進子有以所居貢諸豪族共居偪余宅余欲復之卒
昔乏貲幼函奮然曰不念吾祖父先業邪卽貧無金
柰何令厮養輩相侮爲余乃廢田數十畝以易之其

忼慨論列皆此類也丙午春夢有人刈其髮者而病病而醫誤投藥病遂革時太夫人亦病幼函恐傷其意令閟弗以告也則以二月八日卒卒之日謂庶母曰兒祿盡矣願阿母自愛慎無哭又顧謂吾嫂茅曰若無我爲念其善事太夫人及吾母言畢乃瞑烏虖痛哉當疾革時吾嫂禱於神請以身代復刲左股食之卒弗救其卒也數請從死庶母曰婦卽捐館舍謂弱息何且何以見吾子地下於是始止聞者咸傷之斯張曰伯念叔彼聯翩振翼掞藻天府幼函爲之弟

亦年少有盛才雖隱顯貴賤迥不同位並一時之秀
也叔弢年二十有一而歿幼函亦然天弗右善哉入
鬼錄諺云麥不終夏花不濟春悲夫其閨中遺書蕭
然多淩虛之想兄弟偕隱且有後期而妖夢是踐卒
不竟厥志遺孤在抱寡嫂毀體曷天道之酷邪幼函
歿逾日而友人有以索逋至者交道闇闇抑可恨焉

蓑菴先生傳

先生吳江泎上人晚自命曰蓑菴云先生稚節負奇長而善屬文喜汨羅龍門之言攻苦刻厲意氣感激冀有以自見於天下嘗自言吾獨不得楊得意楊莊其人使名字聞縣官借孤生一旦拜冰衡錢十萬成龍骨銘經世奇績何遽出兒寬直鼎下邪國家治經生言者辟廱而趨璧槧肆開文以為鵠群長老以誨其子弟其子弟借此道博一科目輒棄去手不親古書而先生非古書弗娛几案唯古書時為童子祭酒

董其程者亦斤斤古書鄉之人憐先生誡先生毋古
書先生頗嫚罵若曹胸無古書安知古書不可令廼
公讀乎日益治古書出爲文精湛卓詭訓故而外恒
堅新義爛爛若芙蓉之光諸生居恒有聲者視先生
文都懸絹欲焚其撰督學御史陳公子貞心奇之然
竟不第先生壹鬱奇抱不尺寸試發憤成疾醫誤以
丹石投之經歲而疥作所居憑溪弗禦凌雨薄田一
雙粥以求藥尊人歿三十年亡以塟長君生二十年
亡以婦世所稱窮愁士奇先生者而先生氣益上慨

慷千古引聲抗歌有所製尋碎之或爲好事者拾去得詩及雜文數千言先生傷身世之相棄懷五嶽而不歸伯仲昆崙通魂入夢故其詩曰長嘯咸陽市讀書空桐山美人邈莫芳草誰甄倚錦瑟而涕零歎明河之縣邈故其詩曰漢家金屋何人貯不能一盼傾城妃神劍鳴烟雨夕躍馬封狼壯懷欲燼故其詩曰飛將自從胡地沒雁門誰得寶刀紅天高問遠靈藥難尋帝子何期羽人空佇故其詩曰仙人瑤草蒼茫路徙倚斜陽酒一杯向使先生發抑其躊厲俟羣之

韻相與從事乎時趙何難立致融顯樹聲名當世下可爲孫子建數世不食貧之業竟無當先生心耶往先生館斯張家張也及猶子勛從之學胡氏春秋嘗兩夜閲宋鄂忠武王傳命童子趣熱酒來酒一行歎息數四曰好岳將軍好岳將軍酒數十行皆如之忽張目起大嘑賊檜何在當礫以飼狗耳携三四童子持燭求檜聲色轉厲燭盡然紙爲燈徧求不可得乃已旁舍十餘家夜驚起問何狀語之故皆撫掌大咲時張年十有二私謂勛吾師非狂人先生病且廢諸

箕而冠者賤乎先生粱而肥者貧乎先生皤而腹者
貲藏乎先生先生弗屑也機而魅者影而蠱者薦食
而封豕者獧而蟻者咸人乎先生髯而奴者眉而婦
者丈夫乎吾先生先生逾弗屑也萬曆癸丑六月病
亟爲文以自悼焉其辭曰予生十日喪母七齡喪父
聖非展禽有其弟才非孝標有其妻隱非元亮有其
子鮮天倫之樂事極人生之荼苦十年以來含酸茹
悲或朋從讌好之會彊爲語笑彌覺不情殆人之稱
公叔文子者矣性本孤憤蕭條高寄多楚國之風虒

途窮而不敢哭窮憔悴而不爲怨誹一腔幽緒啞命之山川風雨濁醪高歌而已亦安得龍泉太阿知我者哉長轡靡騁有胸誰陳一朝先露齋恨何極虞生青蠅之歎千載一揆如天之禍予也有緑白髮無病青山或別出一段情景也知者聞而悲之先生名元棐字附歐所著有蓑菴藁若干冊父文川先生鄉進士有德業儒而春秋者皆宗之宋評事公其十六世孫也歲丁巳之子月先生屬門人董斯張者傳其事論曰太史公傳貨殖固皆之私以爲未然彼傷夫貧

而材者彈琴讀書老無所聞落落焉不得與錢刀爭
一旦之命所稱長歌之哀乎吳之南越之北乃得一
蓑菴先生當斯張從先生游時觀其意肯僅僅以文
章見耶規行矩翔徽古弗遊假與今達者易位而處
必不來伐檀之諷豈得以高爵厚寵驕先生貧與病
曾不降其志嗟哉萬物之遇君子道艱青霞鬱浥孰
知我心此井渫所窺測也

亡兄季爽行狀

烏乎吾兄之死也乃踵幼函邪吾兄實以孝死吾與兄咸母太夫人而死獨也兄邪吾罪也乎哉其敢言吾兄藉言之非兄死孝意則奈何僉曰夫至孝謝名遯迹衆聲微子誰爲言者畏無以淬世子其無辭於是不佞弟不巽不文而狀之曰兄諱嗣昕季爽厥字也一字季常始太夫人夢黄冠者造廬焉而兄以所生生而兄幼函而不佞弟茵皆同齒皆三而孤三子者日衎衎焉嫣而嬉殆不殊母也兄幼有膽畧數喜

闕以角諸兒亡衡者伯氏長三子者二十餘余及幼函對若嚴師兄獨狎之常裸逐諸兒遊伯氏前領飲之酒至斗許不醉伯氏撫掌謂客曰此吾家劉伯倫諸君善憶吾言九歲就外傅適族氓鑑午產汰幾盡兒嬉遊若平時庶母呼之曰今不逞若群破汝家汝大兄日夜爾且還兒戲何爲兒曰夫錢疾鍾而喜輸此乃吾所爲大兄慶也語聞太夫人甚奇之先是伯氏叔氏次第受春秋兒亦肄焉竊將時發所藏書流覽六經且既則慨然曰吾不幸他日不厠史氏若置

吾筆奚所用之其苞陰陽而神卷舒者惟易乎遂攻受易時先王父卽世太夫人暨伯氏日哀哭惟中兄恒携幼函及余𪾊鮮之逮伯叔繼歿益傷太夫人心兄跽而請曰吾兄既已不可奈何惟大人損憂勞之情以襄大事不者如阿雲何阿雲吾兄子小字也太夫人意稍稍觧由是益奇之十五爲諸生意不屑治公車者言間取古圖史以觀每欲法太史遷極海内壯遊以爲快則挾數酒人棹碧浪之渚上峴麓入卞子山觀碧巖瀑布南浮明聖湖謁天竺先生東矚支

硎靈巖虞山之勝反而遊乎具區登洞庭諸峰攬龍成丈人之奇蹤凡所至必抉杳篠癡𡿨齬或悲或嘯或醉或舞或踋趺巖上或散髮林下或翹首高歌響流僧寄廬者聚焉旅者愬焉余適有小疾弗獲從歸以語余余壯之尻𢘍然曰而乃今小我乎我生人事稍畢一二便將肴阮家屐放浪五嶽間掇芝餐霞長訣濁世吳會彈丸土足當我邪居頃之病瀛步且艱竊歎曰天不欲符我志也乃於室之西築樓居頗之曰太清飛櫊綺䟽高瞰平野樓外纍奇石藝竹數十

百株每涼風至鳴瑟瑟如玉然其下貯圖籍上懸法
王像晨夕設清供置蒲團其側焚香晏坐繙梵文貝
葉之書時竹間逍遥撫琴鼓一再行甚適也始兄恆
召客痛飲飲輒令醉醉後或拔刀斫地作鸜鵒舞至
是太夫人察其狀癯甚泣下承睫誡之曰夫酒實病
汝盍止乎對曰兒乃不覺爾即微大人言兒今者殆
不自濟因伏地悲泣經歲斷酒涓滴弗御日隱烏皮
几讀道家書旁及繪事裂縑素寫山水障子特韶秀
可賞初從宋初暘遊亡何棄去數捐槖中金購古名

壽募畫之間出新意神情都合又往日登臨時會心處靡不形之筆者故其蓺益精進中病小佳復與遠遊之思遂入太學偕友人周虞卿趙長文而南躋采石招青蓮之魂𨻶金焦訊子瞻之遺升石頭城弔六代之故宮每造都市見遊閒諸少年繡袷綺衣纓曳朗厳金華鳥乘堅策肥搔頭弄姿妖童名倡隨其後語人曰此曹偎上柳耳後五年者腐矣至辟雍謁司業朱公朱故同里夙有人鑑稱深相器重恒召入廨宇燕語移日祭酒安福劉公亦賢之時從衆中涅以

顏色殷勤惠誨兒益感激自奮掩關謝客會以太夫人病馳歸而幼函復暴死悲慟之餘侍奉湯藥衣不解帶者十餘旬太夫人卒捐館舍兒哀慕孺哭日躃啜薄糜半甌支體如削痼疾復起未一月而庶母亦病兒侍奉晷不懈藥餌食飲盡手自煎煮不以任群婢庶母曰汝病也而勞若是不滚我憂耶兒抆淚言曰兒何病兒所病者母疾未平耳母幸健七緒兒何病而庶母經不能起乃慟曰吾今爲無親之人也哉日復孺哭不休嘔血數升氣息纔屬或慰曰子無過

哀爲脫如有不可言胡以康死者兄曰始二母備艱苦毓我人子者未挂半通之綸以相娛次不能長奉菽水而一尚見背就使偷生世間吾方寸巳死矣於是益哭哭不止病愈以力醫以神傷不可効屬纊之夕余問所欲言輒欷歔久之曰吾第死萬無恨惟吾母窀穸以屬弟且曰弟慮淺而行直又好盡言此敗道也幸葬之脩然而逝哀哉兄方癯修頷狀類先王父其英穎瘉人凡投壺博奕篆刻諸伎皆不師而精居恒落穆有大志錢穀不出口然多沉幾庭闈間無

妾笑言諸盧兒戚忌之相顧動色性又寬博絕不與
世競有爲之友而既乃相負者後復有求於兄坐客
憤其姦令作書詆之兄笑曰夫求者既不之副而訾
發是加彼獨非人乎其何以堪卒温言謝焉其厚也
如此歿之日里之人悽惻載道下逮隣媼牧竪並相
歎惜至有出涕者以爲董季子死孝天不宜殲其後
也兄卒于萬曆丙午十二月八日距生時丙戌正月
十六日享年二十有一董氏爲廣川後祀遂絕莫考
勝國中徵君仁壽公者自梅林壓于濤公有隱德行

中書省屢辟之顧恥臣虜結弗仕也公生處士諱鐸鐸生高祖習齋公公生曾祖翠榆公皆貢生至王父宗伯潯陽公始顯庸於時先府君諫議龍山公繼貴兄其第四子也兄三人伯念嗣成仲培嗣茂叔瑛嗣昭弟二人幼爾嗣瞻不佞弟斯張配潘氏女二字松陵吳鈴沈正國兄歿三月而不佞弟復病懼瀕死而潛德如兄者弗章稍爲撰次其行若此冀當世鴻公碩生覽而哀之或俯錫高文俾與肉香骨恩莫與焉其頹俗以風寧惟是九京之感

亡室沈碩人壙誌銘

嘉靖間吳興有玉陽沈先生云先生敭歷中外位終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比歿　上遣大行予之祭賜兆域贈兵部尚書嘗秉鉞冀州樹奇勣西人至今能道公其爲奉常時首倡言　建文當春秋祀都人士壯之而叔子泰垣先生起家儀部郎奉　璽書視八閩學閩稱人倫鑑諸弟子居高等者多致甲第藩豫章大梁有蔽芾之頌今官巡撫雲南都御史作　天子鎖鑰是爲余舅氏實生碩人祖妣　誥封淑人嚴

母　誥封夫人查所生母馮碩人雅而穎最得中丞
公歡會所生母叚世查夫人育之如所生每食飲居
起必與俱稍長乃教以女史諸書輒能諷學爲書亦
頗具楷法甲辰生十七年矣歸余中丞公性廉潔家
故不大肥百兩于歸時所賸僕馬貲甚盛歸而先妣
茅宜人生母沈碩人皆賢之適中丞公以兵使者之
官延平數息燭之爺不忍離遂挈余而南碩人從余
陸沈署中無所事夜秉燭作洛生咏或呼酒醉輒㩀
詩碩人刺繡佐之中丞公及查夫人謬以爲此子也

才俾得伯其子而仲其孫婉娩琴瑟怡如也翕浹焉而始歸余病懶於生計殊不善廬兒輩往往盜扃鑰産日落碩人從容謂余曰夫讀書治生無兩也即于日直坐據梧嬃無以自活無分營乎余謝曰繼自今與子約文章之業我爲政家人產子爲政碩人笑而然之碩人綜核曉大體不屑屑量薪數米諸婢僕亡得欺以私余少時董先人産幾半碩人來持我家乘十年許亡廢者嘗出私篋累千金佐余讀書結客費余籍爲良友中丞公毋千里遺書誨之大義孝二姑

毋違夫子即治生無他術大要儉以持己肅以繩下
而頑人能一一循其旨無殞隊事余諸娌率以禮讓
以爲家訓故然丙午舉一子殤丁未復舉一子曰大
璐慧甚生六年又殤頑人幽憂成疾親藥物者三年
有竒竟不起傷哉頑人慈懷愍物好振濟丁巳歲出
粟十斛粥饑者又數戒婢僕里之人貧無以送死必
以告告輒爲治棺櫝昵事佛精嚴嘗供僧血書法華
經七卷手書金剛經一卷他飯僧建刹不縷數比病
中語余吾每夢化爲丈夫相衣水田衣吾前身殆苾

矯耶疾且棘喃喃持準提陀羅尼不休期生安養殁之數日余夢碩人篋中貯白蓮花數莖異巳碩人生於萬曆戊子三月一日甲申卒於萬曆巳未七月三日甲申以是年丑月二十四日甃傸四圩祖塋左余雪涕而爲之銘

銘曰儉爲寶師𦕅言金無羸相夫子修悉檀捨而喜儀不忒婦之軌年維何三十二大呂月歲巳未辰在酉吉日癸水洋洋來自纥庚若甲𤲞生氣𧄼維吉觀之否我妻沈藏於此鬱哉松蓊𪁏趾銘者誰嫂周氏

祭范夫人文

歲己未之二月徐姊范宜人以疾卒表弟董斯張病
挽未能走哭越秋九月既望病小蘇始至吳哭姊夫
人几筵并爲詞以祭之曰嗚呼姊遽至此耶弟少也
孤家難如燬我親我疇雲斯在秋姊則才我姊則貧
我時𧰼直我時薊拂我明德未逕言酬何從肴膏奈
何酷甞奈何徙丙丁之間吾姑無祿繼有太僕公喪
問徐之孤誰令育問徐之室誰令保非姊與長倩先
生銜哀茹辛戮力以報太僕公徐尚忍言耶嗚呼在

董爲賢甥在徐爲孝子在范爲嘉耦在明爲才人有一於此姊安可死姊平生嘗謂舅家中與或有弟在所未知者壽耳弟弱死病中姊獨心傷之問遺織道情邁同生命平頭挾鑿與俱弟偶無死姊心則慰何圖奄忽便爾長夜生無逮覩藥喪無逮覩舍弟非人哉病則使然嗚呼文章神鬼芊晝煙雲巖璫千秋姊未嘗死意塞辭短魂兮歸來尚饗

祭王亦房文

甲寅之冬予嬰奇疢手緝詩章待子而瞑豈其今日溘焉我先厄子以第奪子以年憶予遇子才志于學旖旎罥連茉莉新作正色謂予文自有真求娛肉眼朝花夕薪唱予和汝一歸於雅妄意江南無復三者髭隔子頗我戚我歎一覯子文我欣我歡遊戲吳越淩跨皮陸中路摧輈雹紅霜綠嗚呼我有尊酒與誰命之我有文字與誰定之我有肝膈與誰傾之我有道業與誰營之我死君生我猶不死君其死矣我生

何以我如隰朋爲吏吾舌佚我絳霞長與塵絶有婺

恤嫠無子傳經吳山蒼蒼春草自青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宗師文

維天啟三年歲在癸亥春正月壬辰朔越十有三日甲辰門生董斯張謹以絮酒之儀致祭於陳老師之靈曰方庚戌之暮春送夫子於餘杭憶輕舟之晤語儼移晷而徊翔既規我以前改復勵我以周行若惟疾之爲憂諳尤識而不忘俄捨舟而遵陸僊言旋乎故鄉張獻歲而擔笈謁夫子於浮梁倚危石而進棹遡奔湍之湯湯值車騎之偶出葢有事乎廬江粤應門之小僮迴揖我而升堂堂湫隘而盈武亦繞窒而

環閬菀清風之肅如張再拜而遂行嗣數稔之乖睽
忽中張以奇疾師何戚而無書詞惻欵其伊鬱每發
函而長跽未披書而太息謂張疾其必起慰牢騷之
無益服明德而在膺凛夙夜其靡忒茲北上之有期
遐訂張以一覿無假道乎錢唐得奉師之顏色方瞻
景而尋聲何凶問之俄及世與道其交喪夫噫起而
撫斯天以師爲木鐸今胡然不憖遺往十年之家食
舉海內而望之乍一歲而三遷胥未究乎厥施使操
衡乎群彙咸吹息乎蒸黎際聖化之未宣遂溘然而

屆期歸旅櫬於河曲楊素旌於江湄林日寒而鳥寂
峽雲黯而猨悲自東越之良知倡微言於性命距邪
江之後塵師毅然而力證獲玄珠於罔象超八寰而
先醒出絶學之緒餘施孝友於有政初令涇而外遊
纖慮浙而瑣瑩措冰雪其何翳澤陽春之足並氓璧
彩而歸仁士聆風而拜貌至憐才之一念尤風雨之
不渝唫槃慨之非文範御者於馳驅燭眩眞之鄭璞
剖仍誤之郢書秉玄鏡於俗外衆孤賞於爨餘張小
子之何知藉衆中之一顧每召語於臯庭輒苛禮而

相御況骨肉而匪殊歷年歲而彌固愷德業以見期
豈纓組之足榮閔余生之不辰忽摧蹶乎中路人鄉
脅而閉絃經燕齊而抗步墜弱翰於秋風痛膏肓之
沉痾雖在瘵而思起緊吾師之故焉盼余懷其已矣
終酬德以何年躬負土而築室銜余哀其莫寫敬珪
璧其餘生無獲戾乎大雅持此裴而畢世庶幽對於
逝者維夫子之茂德炳千祀而愈光盈吳越之俊民
歌東陜之甘棠識師靈之不泯彼尸祝其未央維夫
子之善後藹金友而玉昆振高文於髫丱復燕翼之

有孫亮師祚之不衰懷造物其至仁師在天而有知通晝夜而非隔淚可瀆其有身空撫心而需臆傷五生之安放悼遺訓之徒遮陳生芻而致詞邈神明其我格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舅庚翁居先生文

維天啟六年歲次丙寅二月甲戌朔越九日壬午子壻董斯張敬以玄醴庶羞告於庚翁外父大人之靈曰憶張之事吾舅氏也昉西湖僧舍云時歲己酉月維霜靈日維潛龍舅氏素昧平生欵扉呼酒詞鋒纚旨絡繹夯會寺鐘告瞑拍浮徐歇已晤於長安已復晤於西湖留連魚鳥感慨歌筑張每覩舅俗事不掛眉俗語不出脣私謂客以為世間畸人舅亦謬陽左我險何我已別去者數歲各不得意各不相聞因轉

病鳥之契一錢高鴻之羽無何晤翁先生以嫂氏懿親故乞靈賢友奉我瓣藝張亦請之而未敢必也舅乃橫排群議締以孔云昔焉朋儕今則甥舅益自塈車授綏以來琴瑟靜淑式循家範俾張銷尸饔之歎而繼樛木之歌者伊誰賜哉妄意天或悔禍降猶可起無言不響木石為動乃三年間僅一再晤而已詠通親因諧倡命駕阻蒹葭之句至今僾乎若有聞乎其聲張于行懷德之淚空懸中夜一腔報恩之血未灑半點舅乎舅乎遽至此耶元日買舟謁舅榻前喉

爲舅言願平懷衛生以緒無涯之業舅慨然曰縱其無涯亦復有限何期此晤便睽今古何期此晤便睽遺令如此人曾不得五十痛何如之舅以長水冠族刻意爾雅孝弟性成華綺天滌但以鉛槧爲飲食但以朋友爲腎腸道文則江左齊鑣俠骨則原嘗遜席急人之困如取諸懷千金須擲生事靡問每謂摩空繩武其在斯人假令一日要津必使含靈齊暢而竟阨之賢書牢騷釀疾彌留之際尚手一編舅乎舅乎遽至此耶同社諸君遍走群望祝以大年郡薦紳逢

拔十餘人咸一時知名士而黃熊之夢甫駭赤丸之餌靡念輸摧半道月墜中河太夫人之殯猶在淺土兩弟在襁兩姑在幃遺體在腹未占羈角故廬將已易主塉田無以贍歲一往輿懷舅胡可死所可爲舅慰者一堂之棣萼彌敦四海之嚶鳴如故撫存郵往匪乏其人兩弟骨相奇挺早樹舅氏明德動天正當食之身後耳惟是張也佩誼方新聆音彌遠舅隆非望之施張鮮尋常之報緞斤何能解其恨埋塵何能況其哀年已四十須髮半縞咏河清而盈歎悵餘生

之幾何張不暇自悲而顧爲舅悲也嗚呼繼自今柴
辟之郊鷥渚之涘川渟月白千頃一碧吾舅氏之素
心也湖春花粲練淨綺散吾舅氏之文情也忽而霧
菩煙濕鱗伏羽咽蟠抒詰屈窈不可出吾舅氏之孤
憤腸也睛濤怒掀叢灌夕喧驟發衝突浩如萬馬之
駢闐吾舅氏之慨慷氣也舅而不死亮其在玆攄淚
臚情庶余格之嗚呼哀哉尚饗